杜仲丝连

文/未名湖



去年霜降，我第一次去慈利江垭林场。遇一场小雨，溇水水面蒙着一层淡淡的水雾，水色沉厚，像泡过三遍的老茶。路过九溪卫城，我们找了一家茶馆歇脚。店主端上一杯杜仲雄花茶，汤色浅碧，花瓣静静沉在杯底，样子小小的，像微型的松果，花瓣表层细细的绒毛上，挂着透亮的小气泡，看着清爽舒服。

对面坐着县林业局的干部老卓，五十开外，手背上有一道被树皮划伤的旧疤，是常年上山巡护林木留下的印记。他慢慢跟我讲杜仲的用处。民间经验中树皮、叶子、花都能利用。树皮可以补肝肾、强筋骨，叶子做成茶，能够温和调理身体代谢；雄花尤其珍贵，黄酮等活性物质丰富，多数指标优于叶片。慈利种植杜仲已经有上千年，现在全县杜仲种植面积恢复到二十多万亩。

“你知道林场里树龄最大的那棵杜仲吗？”他伸出三根手指，“据说，它有三百多年了，就在江垭林场场部西边。”

也听说，这棵古树要三个人手拉手才能合抱。树干表皮布满裂纹，苍老得像老人布满皱纹的脸，可每到春天，照样长出新叶、开出花，生机一直都在。

我端起杯子抿了一口。味道微苦，回甘来得慢，就像溇水河道弯弯曲曲，一路起伏之后，水流才慢慢平缓下来。

我在心里想象这棵古树的样子。杜仲树皮掰开，里面会拉出不断的白丝，韧性很好，不容易扯断。古时候人们叫它丝连皮、扯丝皮，这个叫法很贴切。《本草纲目》里记载，杜仲树皮和厚朴外形相近，掰开有白色绵丝相连。这一丝丝白绵，藏着它独有的特质。如同藕断之后还有丝相连，带着一种坚韧，也是溇水边上山野草木生生不息、牵系不断的模样。

老卓说，杜仲是雌雄异株，雄树结雄花，杜仲雄花很金贵。十亩成年杜仲林地一年收下来的干雄花不足一百公斤，花期也就十来天，很快就谢了。采雄花讲究时机，一定要在清晨露水还重的时候，一朵一朵轻轻摘，不能揉搓。一旦捏揉，里面有效的成分就会流失。前些年有客商高价收购鲜花，山里的农户常常要在夜里携灯出门，趁着露水没散开时把花采回来。

“为什么非要夜里出门，赶这么早采？”

“雄花娇气，讲究时辰。一经日晒，很快萎蔫，有效物质流失，过午之后采摘的品相、品质大多不及清晨。”老卓笑着说。

现在不少人注重养生，喜欢去研究各种成分指标，盯着绿原酸、环烯醚萜这些数值高低，常常忽略最简单的自然道理。草木的生机依从四时朝暮的节律。清晨的杜仲雄花，经过一夜温润的滋养，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。顺着天时采摘，才能留住它本来的品质。老卓顿了顿，又说：“其实人也一样。你看那些熬夜电游，蹦迪的年轻人，跟下午的雄花差不多，蔫头耷脑，泡出来的茶都不香。”

离开茶馆，我们随着老卓往林场深处走，顺路去看苗圃。沿路成片的老杜仲树林，工人正在林间干活。树干笔直，树皮灰褐色，一道道纵向裂纹，缝隙里积着长年的青苔。老卓拿过工人的弯刀，削下一小块树皮递给我。

“你拉拉看，扯不断的。”

我伸手轻轻拉扯，细密均匀的白丝慢慢拉开，弹性很好，像拉长的麦芽糖，又像蜘蛛新吐出来的细丝，柔软绵长。

老卓跟我解释，“树皮里面的杜仲胶，是一种特殊的天然橡胶。它有特别的属性，常温下坚硬紧实，温度升高之后，就会变软、有弹性。”他笑了笑，“其实这一棵树，浑身都有用，树皮入药，花可以制茶，叶子也能用来调养，各有各的用处。”

苗圃里的杜仲小苗鲜嫩翠绿。叶片透亮，椭圆形，边缘带着细密小齿。老卓蹲下来，轻轻摸着幼苗跟我说：两年的小苗，再长三年可以少量采叶，要等到第七年前后，才能稳定采收雄花。杜仲长得慢，种树的前人，要留给后来人收获，急不得。

“急不得。”我轻声说了一遍。简简单单三个字，藏着草木生长，也藏着做人做事的道理。

天色慢慢暗下来，我们赶去场部开会。路过那棵杜仲王古树，昏暗中，只能隐约看见它高大挺拔的轮廓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稳稳立在那里。

杜仲本身生长缓慢，幼苗一年长不到一米，要七八年才能成材。等它长成之后，树皮可以入药固本，叶子制茶养生，雄花滋养身体，树根还能泡酒。古人说它浑身是宝，一点不假。

第二天我们进山巡林。溇水之畔，有一户姓陈的人家，四代人坚持古法制作杜仲茶。七十多岁的老陈师傅，手掌布满厚茧，纹路里常年浸着洗不掉的青绿色茶渍。他不用机器制茶，一直守着铁锅手工的老法子。嫩叶下锅，先用大火杀青锁香，再转小火慢慢烘焙提香，手要不停翻动，火候差一点都不行，稍有停顿，一锅茶叶就会烤焦。

“制茶和养孩子是一个道理。”老陈师傅说，“火太大容易焦，火太小又烘不透。要跟着茶叶的状态调整，不能凭着自己的性子来。”

我们坐在灶边看他炒茶。灶里热气蒸腾，铁锅烧得滚烫，青叶下锅，发出细碎的嗞啦声响，像河水拍打河滩石头，朴实有力。他双手不停翻揉茶叶，动作从容不迫，嘴里哼着花鼓戏《刘海砍樵》。调子随意，节奏不乱，几十年的手艺，全在这份沉稳里。

炒到第四锅的时候，他停下，捏起一片茶叶，看卷曲的样子，闻茶香，慢慢说道：“其实叶子和花性质不一样。叶子性子平和，适合长期喝；雄花劲儿更足，不能喝太多。经常动脑劳神的人，偶尔喝雄花能缓解疲惫；脾胃偏弱的人，长期喝叶茶更合适。”

这番话，说得实在。杜仲叶茶性质温和，安神助眠，适合日常调养；雄花活性物质富集，有助舒缓疲劳，适合劳神耗力之人偶尔饮用。但它气韵偏盛，阴虚火旺的人喝多了容易上火。老陈师傅不懂复杂的药理名词，靠着几十年亲手实践，摸清楚了草木和人适配的分寸。

我问他，长期喝杜仲茶，是不是能调养身体。

他想了想回答：“我父亲活到九十三岁，天天喝杜仲叶茶。一辈子不贪酒、不熬夜，天亮就下地干活，天黑就休息。你说，是茶养人，还是规律安稳的日子养人？”

我没有说话。

他接着说：“茶是好东西，可你不能指望一杯茶，它就能抵消三顿外卖两包烟的负债。”

说完，老陈师傅给我泡了两杯茶。叶茶汤色黄绿透亮，入口微涩，回甘清淡绵长；雄花茶是浅金色，淡淡的香气飘出来，像溇水清晨薄薄的雾气，清爽柔和。他教我花叶搭配着喝，三克叶茶配两克雄花，开水焖泡三分钟，性质互补，口感更好。

“只喝雄花，力道太重；只喝叶子，味道偏淡。兑着喝才好，一个走高处，一个走平处。”

我尝了一口。雄花清爽的滋味，混着叶子温润厚重的口感，两种味道在舌尖碰头，像两个不同辈分的人坐同一张桌，各说各话，倒也热闹。

当天晚上，我们就宿在江垭林场那片杜仲林旁边的木屋里。第二天一早，沿着河边散步。看见田埂上，有几户农户在栽种杜仲小苗。有人挖坑，有人放苗，覆土、压实，动作从容缓慢。

我问一个年轻农户，这种树长得慢，要好多年才有收益，你会不会觉得不划算？

他一边培土一边平静地说：“祖辈种树，父辈采叶，我们育苗，留给后代采花。一代代接着做，急啥？”

朴素的几句话，藏着过日子的道理。就像那棵三百年的古杜仲，任风吹雨打，树皮布满裂痕，每年照样长出新叶、开出花。树皮可以裂开，里面的银丝不会断裂。人的寿命比不上古树，却可以像它一样，扎根在家乡，安心守候。不浮躁，不急于求成，在溇水岸边这片烟火土地上，一年一年沉淀，慢慢生长。

离开林场那天，老卓送我一罐杜仲雄花茶、一袋杜仲叶茶。茶罐印着“湘九味”的品牌标识，标注是慈利本地的道地杜仲。罐子上配料很干净，只有杜仲雄花，没有别的添加，简单实在。

上车之前，我泡了一杯雄花茶。开水倒进杯子，细碎的花瓣慢慢浮起来，像蝴蝶停在水面，灵动又好看。

一杯茶喝完，苦味慢慢散开，回甘缓缓冒出来，余味久久停留在嘴里边。

车窗外，溇水一点点地往后退，变成了一道浅黄的细线。它终于消失在远山尽头。我心里想着那棵三百年的古树，树皮的裂纹里藏着岁月，缕缕白丝一直连着本心。

杯底剩下两朵泡开的花，软软地鲜活着。放进嘴里嚼一嚼，清苦漫开，涩味褪去之后，一丝淡淡的清甜慢慢渗出来，清淡而持久。